

Loving in the Summer

钟情一夏

叶紫

著

爱是可以深藏在心底
却总会从你的眼睛里泄露的秘密

钟情一夏

叶紫 著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钟情一夏 / 叶紫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438-7354-4

I. ①钟…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56344号

出 版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字 数 : 50000

印 张 : 16

出版时间 :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 : 谢清风

责任编辑 : 胡如虹

特约编辑 : 李晶晶 侯瑞雪

封面设计 : 黔滨设计

ISBN 978-7-5438-7354-4

定 价 : 26.80元

发 行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 :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 010-64421810

传 真 :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 tougao_qc@yongsibook.net

目录 | Contents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233	215	199	183	168	138	124	114	94	74	61	37	24	1





第一章 |

钟菱一直觉得只要是她作下的决定，她就绝不会后悔，甚至当唐铮以分手来相要挟时，她也不曾妥协。

但当飞机刚一降落在浦东机场时，她就开始反思自己的一意孤行，是否值得。

二月初夜晚的上海依旧阴冷，她裹紧了羽绒服，还是觉得丝丝寒意渗进了骨髓里。

她左等右等，原本说好了来接机的两个人，竟然都不见踪影。

寻思片刻，她从手机里调出郭芷君的号码，拨过去，一个甜美的女声以公式化的口吻说道：“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钟菱秀眉紧蹙，她不是责怪芷君的爽约，反而有些担心她是否出了什么事。

紧接着一场大雨倾盆而至，搅得她心情更差。她抬腕看了眼表，决定不再干等下去，她随着又一拨下机的人群，拥入出租车候车点，耐心等待。

刚把行李放进车后备箱，她的手机急促的响起：“芷君？”她一边钻进车，一边问。

“对不起钟小姐，我是方然，高架堵车，我还没到机场。”

“哦，”钟菱的语气淡然，“没关系，我已经上了出租车。”

对方停顿了一会：“那我把酒店信息发到您手机上。”

“好的。”钟菱挂了电话。

比起她本人的姗姗来迟，方然的短信简直可媲美火箭：上海威斯汀大饭店，在外滩附近。钟菱微笑着合上手机。

在酒店安顿下来，把自己收拾妥当，钟菱终于缓出一口气。

她打开笔记本电脑，准备收一下电邮，手机铃音再度响起。

“钟小姐，我已到酒店大堂。”是方然的声音。

钟菱不温不火地说：“哦？可是我已经打算休息了。”

方然显然没预料到钟菱会这样回答她，一时无话。

“如果没有别的事，我挂电话了。”

“钟小姐我上来和您说几句就走，不会耽误您休息的。”

钟菱笑一下：“好吧。”

她知道她是不受欢迎的，方然这样做，无非是想给她个下马威，但她并不会因此退缩。休说方然这位市场部经理，恐怕公司那位执行副总裁更视她为眼中钉。想来也难怪会如此，平白从英国总部空降一名市场总监到上海办事处，任谁心里也不舒坦吧。

她要面对的难题很多，她要历经的道路还很长。

方然留一头卷曲的长发，化着精致的妆容，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这是钟菱对她的第一印象。

而她粉黛未施，一张脸素净的像刚剥壳的鸡蛋，散着长发，穿一双家常拖鞋，平易近人的根本不像是公司高层，倒像是亲切的邻家小妹。

她把方然让进屋，笑问：“喝什么？”不待她回答又说，“不过我这里只有净水。”

方然只得说：“不用了。”

“其实明天公司见就好，不必再辛苦你跑一趟。”钟菱笑着说，看不出有丝毫不悦。

“不辛苦，我应该去机场接钟小姐的，但是路上堵车……”

钟菱迅速截断她的话，微笑：“好了，这个我已经知道了，你还有其他事吗？”

方然知晓这是她在下逐客令，面色微露尴尬，她咬了下唇：“向总和斯总监本来也要来接机的，但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出身，还请钟小姐见谅。”

钟菱极轻地点了下头，算是回应。

她不咸不淡的态度让方然不禁有丝窘迫：“那，明天见。”

“明天见。”钟菱将方然送到门口，“我就不送你下楼了。”

“晚安，钟小姐。”

钟菱唇边笑意不减，然合上门，她就长叹了口气。

她揉了揉双眼，疲惫地歪在床上，随手拿起手机再次拨了郭芷君的号



码。

这一回，电话竟意外接通了：“喂。”是个低沉略带磁性的男声。

“林森？”钟菱不太确定。

“嗯，你是？”

“我是钟菱，芷君呢？”

林森说：“我们在医院。”

钟菱心头一紧：“怎么回事？”

“芷君她流产了。”林森无声叹息。

钟菱心急如焚：“你们在哪家医院，我马上过来。”

林森报了医院名字和地址，钟菱迅速穿上外套，将长发扎成马尾，抓起提包出了门。

不愧是五星级的大酒店，一见钟菱行色匆匆，马上有门童上前问道：“小姐您需要出租车吗？”

钟菱点点头：“麻烦你。”

她站在酒店大堂内避雨，门童打着伞，跑到路中央拦车。由于是深夜，又大雨滂沱，途经的出租车都载着乘客，拦了约莫有半小时，一无所获。他回来时，身上的衣服都被雨水淋湿了。

“小姐，恐怕要到再远一点的地方才能打得到车，您在这里等我。”门童是个青涩的小伙子，一笑，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学生气十足。

钟菱被他感染，不自觉回以微笑。她的笑容暖暖的：“不用了，我自己出去打车。”

“这……”小伙子稍稍一犹豫，钟菱已经走出玻璃门，他疾走几步，“小姐。”

钟菱回过头，小伙子把手中的伞递给她，她笑着接了过来，道一声：“谢谢。”

钟菱径直穿过两条马路，这里视野开阔，车流往来众多，等到空车的概率应该会高一些。

她眼睛有两百度左右的近视，平时不爱戴眼镜无妨，但一到下雨天，湿气弥散，往往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于是每每远处有车灯亮起，她便招手拦车，却总是失望。

她不停地看手表，距离和林森通电话又过去了近一小时，而她还在原地徘徊，焦急担心加上天气阴冷，她只得不停地跺脚、转圈，试图汲取点滴温暖。

又耽搁了十几分钟，许是她的真诚感动了上天，终于有一辆车在她面前停下。钟菱匆忙收了伞，打开右边车门上了车，说：“师傅，麻烦到RJ医院。”

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她一眼，嘴动了动，欲言又止。

钟菱也觉得好生奇怪，问：“怎么了师傅？”

司机没有回答，他嘴角微勾，一脚踩下油门。

虽然下着大雨，道路泥泞，但显然这位司机师傅的车技精湛，他驾轻就熟地穿梭于大街小巷之中，没过多久，他扭过头：“到了。”

钟菱闭着双目养神，闻言忙从手提包里掏钱包，边问：“多少钱？”

“小姐，我这不是出租车。”司机爽朗地笑了笑。

“……”

钟菱诧异地抬头，发现车前没有计价器。眯眼打量司机，他轻轻抿唇，似笑非笑，皮肤晒成古天乐那般的古铜色，看起来朝气蓬勃，衬得一双眸子格外清亮。穿白衬衣，黑色西服，没有打领带。

钟菱面色一窘，嗫嚅一下：“对，对不起。”难道是工作压力过大，害得她老眼昏花，摆了个大乌龙。

“没什么。”男子好看的唇角微微上扬。

钟菱下车后释然，这是一辆八成新的黑色普桑，除了没有顶灯没有计价器，和每天驰骋于上海大小马路间的数万辆出租车几乎无差别。

她在关上车门前优雅地俯身说道：“谢谢。”

“不客气。”男子笑容明亮舒心，好似划破乌云的一抹阳光，暖人心田。

钟菱心急火燎地冲进住院部，在护士站问到床位号，并且在热心肠小护士的指点下，顺利找到郭芷君所在的病房。踏入病房，瞧见芷君恹恹地歪在床头，她的先生林森正帮她把枕头垫高，温言软语地劝她吃点东西。

“芷君。”钟菱鼻子微酸，上前握住她的手。

“你来了。”芷君淡淡一笑。



林森让出座位，轻声说：“你们聊着，我去热粥。”

“怎么这么不小心，你身体没事吧？”钟菱半是抱怨，半是心疼地说。

郭芷君摇了摇头：“不好意思，没能去接你。”

钟菱捏捏她的脸：“你先顾好你自己吧。”

芷君神色黯然，往门外瞥了一眼，叹一声气。

多年老友，钟菱对她知根究底，马上开解道：“你和林森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先把身体养好了才是正事。”

郭芷君头低了一下又立刻仰起：“你家唐铮放心让你一个人回国内工作？”

能开玩笑也就证明她真的没事了，钟菱安下心，笑说：“为给你提供乐子，看我做了多大的牺牲。”

郭芷君用胳膊碰碰她：“说真的，你俩没为这事闹矛盾？”唐铮的性子小气又别扭，芷君多少也是了解的。

钟菱耸耸肩，故意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懒得理他。”

这时，房门被轻轻敲响。

“请进。”芷君说。

推门而入的是一身白大褂的年轻男子，十分清雅俊秀。

郭芷君惊讶道：“怎么是你？”

“今晚我值班，刚在门口碰见林大夫，才知道你出了点意外。”来者递上一束百合，淡雅幽香，沁人心脾。

芷君接了过来，随手交到钟菱手上，后者忙着插进花瓶里。

“这位是？”男子的目光停留在钟菱身上。

“我给你们介绍，钟菱，我闺蜜，宋明志，林森的同事。”

“你好。”钟菱落落大方地伸出手。

宋明志亦然：“很高兴认识你。”

正说着话，林森小心地端着一盅热气腾腾的鱼片粥入内，温柔笑意自眼底深处氤氲开。

“先放着吧，我现在没有胃口。”

“那么，我喂你吃。”他就这样旁若无人地舀起一小勺粥送到她嘴边，任郭芷君脸皮再厚也不可能当其他人不存在，娇嗔了一声，乖乖地接过碗勺。

钟菱不自觉轻笑出声，一物降一物啊。她在芷君耳边轻道：“只有林森

才制的住你。”

芷君眼儿眯成细缝：“是吗，那谁才能制的住你，唐铮？”

钟菱立时败下阵来，举双手投降：“我们不提他，好吗？”

郭芷君一口气喝完粥，瞥了钟菱一眼：“很晚了，你回去吧。明天你还得早起，可不能无精打采的。”

钟菱低头看看表，也顺水推舟道：“那我明天再来看你。”

芷君点点头，示意林森送她。宋明志突然开口道：“林医生你陪着嫂子吧，我送钟小姐出去。”

郭芷君怎会看不出他的心思，眨眼笑：“也好。”

雨夜极难打到车，宋明志耐心地陪着钟菱候车，并且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

“钟小姐是今天刚到的上海？”

“是的。”

“来旅游，还是怎么？”

钟菱若有似无地淡笑：“工作。”

“钟小姐在哪里高就？”

“一家外资公司。”钟菱答得异常简洁，戒备之心相当明显。

“钟小姐说话很有趣。”宋明志无奈道。

钟菱只是笑一笑，没有接话。

默然片刻，宋明志锲而不舍还想再说什么，一辆出租车恰巧驶入，适时打断了这个话题。待下客后，钟菱忙不迭地钻进车，摇下车窗说：“谢谢你，再见。”

宋明志微微一笑，目送钟菱离去后，回了病房。

钟菱在洗手间听到包里的手机铃声大作，手忙脚乱地跑出门，还来不及看清楚来电信息，手机就因电池耗尽而自动关了机，待她找出充电器插上，再调出号码时，发现共有五个未接来电，而所有的号码来自于同一个人——唐铮。

钟菱嘴角微挑起，在床上找到一个相对舒适的位置，将身体深深埋进去，随后拨通了唐铮的手机。

铃声才响一下就被接起，看来他是真着急了。



“你为什么又不接电话？”唐铮急道。

“手机在包里，我没有听见铃声。”

“那你刚才为什么又关机了？”

“是没电自动跳掉的。”相比之下，钟菱的回答显得格外悠闲。

对方停顿了一下：“钟菱。”

每次当他连名带姓唤她时，证明有很严肃的话题要说。钟菱下意识地挺直了背脊：“我在听。”

“你已经到上海了是不是？”

“是。”

“你真自私。”

唐铮劈头盖脸的控诉将她直接骂蒙了，沉默很久她才说：“我什么地方自私了，你倒是给我说说清楚。”

“你凭什么要我放弃在国外打下的事业跟你去上海打拼？你凭什么一声不吭一走了之？”

钟菱气急之下反而笑了：“唐铮，你扪心自问，哪一次不是我迁就你的？为何你就不可以为了我牺牲一次？”

唐铮支吾嘴喏，半晌呐呐道：“你该知道我做到如今的位置不容易，我不想重头再来过。”“那么，我呢？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你有没有为我着想过？”

电话那一头，顿时没了声响。但钟菱可以想象得到，此时的唐铮定然无所谓地耸着肩，就如同之前无数次的争吵过后，他冷漠的表情。而钟菱总是在重复吵架—妥协—和好—吵架的恶性循环。

“唐铮，我很累，想休息了。”她说，也不想再和他争辩什么，或者冷静一下对双方都好。

唐铮冷笑数声：“钟菱，你是在暗示分手吗？”

还未等她回答，唐铮又道：“我如你所愿。”他斩钉截铁道，根本不给钟菱解释的机会就迅速掐断了通话。

钟菱怔怔地瞅着手机屏幕足有十来分钟，不觉苦笑，分明是他早有预谋，而今却把责任全部推卸给她。其实她很早就已看透彻，唐铮爱她，但是爱他自己更多一些。她也知道，她作下这个决定，依照唐铮的性格，分手是迟早的事，只不过没想到会这样快。

她抱着双臂，恹恹地歪在床头，一整夜都无法安睡。哪怕是再坚强的女

人，也有柔弱的时候。直到天亮，她才微微合了合眼。

但闹铃声不多久便响起，新的一天，刚刚开始。

钟菱在沐浴时意外接到方然的电话：“钟小姐，我已在楼下等候。”

短暂的怔愣后很快释然，大概是昨天的经历让她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好捏的软柿子，所以学了乖。钟菱微笑着说：“等我二十分钟。”

她抹干净身体，吹干头发，换衣服，用化妆品掩盖住乌黑的眼圈和憔悴的脸色后走下楼。

方然依旧穿着中规中矩的套装，长发用一支簪子别在脑后，鬓边垂下一小簇卷发，精神又不失妩媚。

“钟小姐，早。”方然神色平静，语调轻松，看不出一丝昨天被怠慢和冷落的情绪。

钟菱眼中有锐利的光芒一闪而过：“方小姐一向早起还是为了接我特意改了作息习惯？如果是后者，那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方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她避重就轻道：“哪里，这也是我的工作之一。”

钟菱轻轻一笑，不再言语。

方然没有开车，两人在酒店门口打了一辆出租，直奔显奕集团上海分公司所在的商务楼。

车到达目的地，方然没有把钟菱带进写字楼，而是七拐八弯地走进一条隐藏在繁华地段中的小巷。

钟菱奇怪的“咦”了一声，方然回头：“钟小姐还没用早餐吧，这里的点心做得极好。”

“嗯。”钟菱淡淡应了句，她确实还没吃早点，但她不喜欢这种被人安排的感觉。

此时刚过8点，但恰好是上班一族出门和晨练老人归来时刻，狭小的点心店被挤得水泄不通。方然眼明脚快，一眼瞥见角落有一桌人正抹嘴准备走人，她拉着钟菱走过去，抢在其他人之前迅速占领。

钟菱唇畔有稀薄的笑意：“没想到你对抢座位很有一套。”看不出是真心抑或讥讽。

方然笑得很平静：“从小到大抢惯了。”她没有征询钟菱的意见，自作



主张替她点了小馄饨和生煎。

钟菱略有不满，但没有说出口。

两人均穿着高档的时装，与市井的气息格格不入，然而这并不影响她们大快朵颐，谈笑风生，当然，这里面有多少真心多少假意无人能看透。

钟菱没有和方然抢着付账，算是让她尽了地主之谊。

吃过早点，不过八点半。已有打扮入时的白领和西装笔挺的成功男士陆续走入写字楼，电梯也是上上下下没有空闲的时段。上海是个节奏很快的城市，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哪怕拥有高学历和丰厚的薪资，也没人敢掉以轻心，脑中的弦始终紧绷。

电梯在十九楼停下后，方然率先走出，礼貌地招呼道：“钟小姐，请。”

钟菱来上海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对显奕集团上海分公司的情况了若指掌。公司坐落于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因总裁常年不在国内，华东地区的业务由执行副总裁向晖全权负责。他掌控着MARKETING和SERVICE这两个公司最重要的部门，而如今她以市场总监的身份介入其中，势必会同某些关键人物形成水火不容之势。

她迈着优雅细碎的步伐缓慢步入，这时，她听到方然嗓音清亮地唤了一声：“早，向总。”钟菱的小指弹跳了一下，这是她在紧张或者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时无意识的习惯动作。她回身，入眼是一位身形挺拔修长，面部轮廓刚毅的男子，目光犀利，年纪在三十出头，有那么一瞬间，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灌入脑中。

那名被称做向总的男子微微颌首：“早。”

“向总，我已将钟总监接来。”方然半侧过身，方便公司的两位高层交流。

向晖仿佛这才发现钟菱的存在，低低地说：“钟小姐，欢迎你的到来。”好一把如大提琴音般浑厚的嗓音。

钟菱挑了下眉：“向总您好，我是钟菱。”她主动抬手，向晖不动声色地伸手，轻握一下便放开。

他说，却是对着方然，“等会人来齐了召集到会议室去，介绍钟小姐给同事们认识。”

“好的，向总。”

向晖冲着钟菱点了下头，又道：“方经理，你带钟小姐去看看她的办公室。”

钟菱动了动嘴角：“谢谢。”

市场总监的办公室就被安排在副总裁办公室旁边，宽大舒畅，采光尤其的好。

“钟小姐对这里还满意吗？如果不喜欢，我让行政部再替你安排别处。”

“不用了，这儿挺不错的。”钟菱笑容轻浅，对于办公环境，她从来都不在意，反倒是唐铮，近乎苛刻的挑剔。

怎么无缘无故又想起了他，她可是一向自诩拿得起放得下的，钟菱轻轻叹了口气。

“钟小姐，若没有别的事，我先出去了，有事请随时找我，我的内线号是9527。”说罢，钟菱没啥反应，方然自己倒是略略一笑。

钟菱打开笔电，连上网络收邮件，不过一天的工夫，竟有上百封的未读邮件。最近的一封来自五分钟前，发件人是XIANG。

钟菱拖动鼠标点开，那是一封欢迎她加入上海办事处的英文邮件。措辞严谨，公式化的语气，周到且极具礼数。由副总裁亲发，对她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尊重。

钟菱用笔尖轻点那短短几行字，若有所思。

门突然被拍响，打破她的沉思。

进门的是方然和另一名年轻女孩：“钟总，这位是公司替您安排的助理戴晓岚。”

钟菱细细打量，女孩五官端正，身材小巧玲珑，气质纯净，一笑还露出两颗小兔牙，极讨人喜欢。

“钟总监。”戴晓岚说话的声音怯怯的。

“嗯？”钟菱抬头。

“向总请您去会议室。”

“哦，好。”钟菱想起刚才向晖对方然的吩咐，要介绍同事给她认识。是敷衍她，还是要孤立她，她尚吃不准，但绝不会逃避。

钟菱是最后一个进会议室的，她的座位被安排在向晖左手边，和他俩办



公室的位置相仿。其他人均坐在向晖的右手边，鲜明的对立一览无遗。钟菱抬眼，不自觉地扫视一周。室内连同她在内共有五人，除却方然和向晖外，还有一男一女她不认识。

不对，钟菱眉梢一动，这名男子，她分明是见过的。笑眸弯弯，神情带一点痞气，正是昨晚她错认的出租车司机。

那人眼神错愕一闪，显然也认出了她。但他既然不说开，钟菱自然也不会主动提及。

“钟总监和方经理已经会过面，我就不再赘言。另两位是公司行政总监斯敏和售后服务部主管夏扬。”

两人中一位是同钟菱平起平坐的总监，另一位是她名义上的下属，她笑得温婉恬淡，精致的小脸微微仰起，骄傲而自信：“很高兴认识两位，希望以后合作愉快。”

斯敏率先伸出手，相比钟菱的高挑纤瘦，她的身材丰满有致，盈盈大眼衬得一张脸有如秋月满轮。而夏扬脸上的笑容恰如其分，神采奕奕似他的名字一样，如夏日般张扬炫目。

都是不好相与的人呢，钟菱暗叹，但脸上的笑意丝毫未改：“晚上我想做东请公司同事吃顿饭，但我对这里不太熟悉，能否请斯总监代为安排一下。”

斯敏笑容妩媚动人：“公司早安排了今晚给钟总监接风，就定在淮海路上的俏江南，到时钟总监可要多喝几杯。”

钟菱垂着眼，笑笑点头。

“钟总监，您要的资料已经全部在这里了。”戴晓岚抱着几乎是她半人高的文件夹，敲门后跌跌撞撞地走入，钟菱忙起身接过，柔声说：“辛苦你了。”

“不，不，一点都不辛苦。”戴晓岚似有些受宠若惊，“钟总监，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不用总监长总监短的，叫我Kiya就好。”钟菱淡淡一笑，她又不是灭绝师太，也没有三头六臂，至于让她这么害怕嘛。

“好的，钟总监。”

“嗯？”钟菱皱了皱眉。

“呃，Kiya。”戴晓岚忙改口，钟菱这才满意一笑。

戴晓岚腼腆地道：“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先出去了。”

钟菱会意轻笑：“好的。”

目送戴晓岚离去，钟菱若有所思。她翻看过她的员工资料，戴晓岚入职不到一年，按理说，她的资历是不能够担任总监助理的。如今却被安排在这个举足轻重的位子上，原因暂时无从知晓。

钟菱除了中午让戴晓岚买了一个三明治当午饭，一整天都窝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她需要以最快的速度上手，让人无从挑剔。

她来到显奕集团上海办事处的第一天就这样无风无浪地过去了。

晚六点，方然敲响钟菱办公室的门。

“请进。”

方然扫一眼凌乱的桌面，笑道：“钟总监，您还在忙呢。”

“有什么事吗？”钟菱揉一揉酸胀的眼。

方然呵呵一笑：“公司定了酒店给您接风，您忘了？”

钟菱用力一拍脑门，笑曰：“还真给忘了。”

“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原本只是一句戏谑，可从方然的嘴里说出来，古怪得很。她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模样，更叫钟菱生厌。她但笑不语，简单收拾了一下桌子，说：“走吧。”

公司的几位高层都是自己驱车前往，只有夏扬主动提出载她们一程。

等红灯时，钟菱注意到向晖开着一辆宝蓝色的途欢走在最前面，紧跟着的是一辆红色速腾和另一辆火红色高尔夫。他们的黑色桑车落在最后头。

钟菱看一眼专心驾车的夏扬，不觉好笑，她和这车也算是有缘了。

在酒店包厢内，钟菱见到了早上开会时未曾出席的公司财务总监戚婷婷和物流部的主管彭旭。

戚婷婷是极年轻貌美的一名女子，钟菱不到三十就坐上市场总监的位置，已是很不容易，没想到这个戚婷婷看起来比她还要小几岁。

而彭旭五大三粗，一脸的褶子，要不是早早就坐在那里，钟菱差点以为他是哪里派来收保护费的。



菜上到一半，酒未过三巡，向晖笑着说：“你们玩开心点，我先撤了。”

他不顾大伙的叫嚣和极度不满，稍显冷漠的棱角和弧度不经意带上一抹温润暖意，冲着众人摆摆手，离去。

钟菱抿嘴，故意说道：“向总这样有些扫兴呢。”

夏扬笑睨她一眼：“向总一贯如此，习惯了就好。”

方然适时接话：“老大不在，我们才能玩得更轻松自在啊。”

戚婷婷眨眨眼：“对，吃完饭再去泡吧唱K，明天把账单丢给向总就好。”

轻松的语调引起大家的一阵哄笑。

说实话，这样的团队，有朝气有活力，钟菱很想同他们相处和睦，但她清楚的知道，如此团结融洽的氛围，并没有留给她一席之地。

钟菱的猜测没错，这顿为她接风洗尘的水酒，虽不至于如鸿门宴一般凶险，却也暗藏汹涌。

彭旭率先举杯道：“钟总监，我敬您一杯。”

钟菱唇边漾起稀薄的笑意，一口喝干杯中酒。

“钟总监好酒量。”方然带头鼓起掌，给钟菱倒上满满一杯红酒，端起自己的酒杯，笑得只见牙齿不见眼，“我也敬钟总监一杯，欢迎您加入上海办事处。”

钟菱分明听到有人嗤笑一声，再要找人，却不知笑声来自何方。她毫不含糊地把酒喝尽，秀眉一蹙：“方经理请。”

方然明显不胜酒力，勉强一杯下肚，人就有点摇摇晃晃了，斯敏忙起身，眯了眯眼道：“钟总监，我们也喝一杯？”

事到如今，钟菱再傻也瞧出了他们的用心。不就是想看她醉酒出丑嘛，她一定会奉陪到底。她转着酒杯，似笑非笑：“你们是想联合起来把我灌醉吗？”

“钟总监真会开玩笑。”斯敏面色稍稍一沉，很快又笑得满面春风，“您同彭经理喝了，也同方经理喝了，不是看不起我吧。”

连激将法都用上了，难为他们这么瞧得起自己。钟菱又岂会让他们失望，挑了挑眉梢，喝酒的时候，眼睛都没眨一下。

斯敏挫败地坐下，讪讪地夹了筷菜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着。